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十七回 對雪景眾美聯詩 闖花園挹香鬧席

話說挹香與婉卿等題了雪琴的畫梅，與雪琴兩情契合，時常往來唱和。時光易過，又是臘月初旬。其時愛卿同了二□八位美人，俱是挹香的知己，同赴雪琴家宴集。適六出花飛，世界盡裝成瓊宮玉宇。議聚消寒雅會，以雪為題，限四支韻，互相聯句。愛卿道：「待我先來起句。」眾美齊道：「請愛姐先詠。」愛卿笑了一笑，也不推辭，便云：

六出豐年兆，

說畢道：「那位姊姊續韻？」陸文卿道：「我來，我來。」便說道：

豪情泛酒卮。

才吟完，愛芳說道：「待我也來續一句。」便吟云：

吟鹽誰共匹，

琴音道：「愛芳姐詩意寓言，恰如題位。待我也來獻醜一句。」便說道：

詠絮恰逢時。

雪琴道：「好，好。我也來續一句。」大家道：「不差，雪姊姊自己本身來了。」雪琴嗤的笑了一聲道：「什麼叫做本身？」

慧瓊道：「姊姊名為雪琴，如今吟雪，豈不是本身麼？」雪琴笑道：「原來這個講究。但是慧姊姊，你取『慧瓊』二字，只怕被人聽錯，要當作蛔蟲。慧姊姊，你可是蛔蟲本身麼？」

雪琴說著，大家多皺了眉道：「雪姊姊說得太不堪了。」慧瓊道：「你真不肯饒人。才說了一句，你便想出這許多齷齪話來。」說著大家笑了一回。

雪琴飲了一杯酒，吟云：

玉戲天公巧，

陸麗仙道：「雪姊姊索性做起戲來了。」雪琴道：「天公玉戲不是切雪的麼？」婉卿道：「姊姊本身那有說錯。」雪琴道：「你還要抄老文章麼？」說著伸手要打婉卿。婉卿發急道：「方才一篇文字未完，此之謂落下文，什麼抄舊卷？」麗仙笑道：「你們不要嚷了。雪姊姊上聯倒也別開生面，待我也來續一句罷。」便說道：

銀裝世界奇。

麗仙念畢，愛卿道：「巧雲妹妹，你該聯一句。」袁巧雲聽了道：「我是不會的。」愛卿亦知巧雲不善吟哦，便道：「隨意說一句，不失粘就是了。」巧雲無奈，只管搔頭摸耳，細想了許久，說道：「有一句在此。」大家道：「如此快些請教。」巧雲道：「霏霏……」說了兩字，又頓住了口。愛卿道：「為何說了兩字不說了？」巧雲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不像，不像。」又想了良久，復說道：「霏霏霏……」大家聽了道：「為何又多了一字？」巧雲道：「不算，不算。重說，重說。」便紅著臉又想了片晌，念道：

霏霏如屑玉，

愛卿道：「如此還雅。如今那位姊姊說？」慧瓊道：「吾來，吾來。」使吟云：

濯濯似凝脂。

慧瓊說完，呂桂卿道：「如今我來了。」婉卿道：「我來，我來。」桂卿道：「我來。」婉卿道：「讓我說了一句，然後你說可好？」桂卿道：「你們都是老前輩，怎敢不依。但是你吟了珠玉在前，奈何，奈何？」婉卿道：「桂姊姊，你如此說來，我也不敢獻醜了。」大家笑道：「你們二人真個能言善辯。婉妹妹，快些說罷。」婉卿只得笑說道：「如此有占了。」便吟云：

詩客揚鞭過，

婉卿說完了，武雅仙即接口道：

漁翁把釣羈。

桂卿道：「仙妹，你不該搶我。」雅仙笑說道：「有占，有占。如今不搶了。」

於是桂卿笑吟云：

孤山螺黛壯，

吟畢，胡碧珠道：

遠道馬蹄遲。

胡碧珠念完，素玉道：「如今請眾姐姐再續。」大家道：「素玉妹妹，你來。」素玉道：「你們眾位來。」大家道：「你吟罷。」素玉笑道：「婉姐姐，你看我同他們客氣了，他們倒讓我說了，不然可要爭先鬥勝矣。」婉卿笑答道：「你做了謙謙君子，他們自然做好好先生了。」說著大家哄堂。

素玉吟云：

鴻爪今留跡。

素玉吟完，章幼卿飲了三杯酒道：「我自己罰了三杯，可讓我聯一句罷。」

大家笑道：「幼姐姐，你做了詩翁之意不在酒了。」幼卿便說道：

虹腰此費疑。

幼卿吟完，何雅仙接口道：

藍關添舊思，

蔣絳仙笑道：「我來押了韻罷。」便吟云：

玉宇譜新詩。

胡月娟聽了道：「對得工整非凡。如今我來說了。」便吟云：

傍樹侵梅蕊，

孫寶琴拍手道：「描情寫景，工雅非凡。待小妹也來續一句罷。」便道：

當窗壓竹枝。

寶琴吟完，陸麗春吟云：

花飛緣冷結，

愛卿聽了，道：「麗春姊姊這句，與《石頭記》上意思相同，不勝佳妙。」麗春道：「我正想著《石頭記》上這句『花緣經冷結』，所以有此一句。」

張飛鴻聽了道：「我也來抄他一句。」便云：

色潔與霜宜。

愛卿道：「好好好，抄得一些看不出。如今那位姐姐來了？」

鄭素卿道：「我來，我來。」便念道：

衰柳迷青眼，
素卿吟罷，陳秀英接聯云：
紅梅鬥玉肌。

秀英說罷，大眾連聲稱贊。慧瓊道：「愛春姐姐，你來聯一句罷。」愛春道：「我是不好的，不似你們諸位詩翁，就聯了也要惹你們見笑，不如不要聯了罷。」

大眾說道：「不要謙遜，快些請教。」愛春無奈，只得說道：

文成蕉不綠

陸綺雲也聯道：

景對興宜癡。

綺雲聯完，愛卿道：「如今還有幾位姐妹們未聯？」方素芝道：「我未曾聯。」吳慧卿、朱素卿、胡碧娟、王湘雲俱道：「我們都未聯。」愛卿道：「如此快些請教。」方素芝便吟云：

上下鋪階砌，

慧卿接口道：

繽紛舞沼池。

朱素卿聽了，便說道：

寒忘三尺凍，

胡碧娟道：

兆喜九重施。

胡碧娟說完，王湘雲道：「我也沒有聯過，可許我續一句罷？」大家笑道：「湘妹妹真正緘默，方才不說，如今冷鍋中爆一個熱栗子出來。快些請教罷。」

湘雲嗤嗤一笑道：

風急雲偏斂，

吟完正要叫愛卿收韻，忽見侍兒報道：「金公子來了。」

大家歡喜道：「金挹香來矣。」即命侍兒相請。

正說間，挹香已立在愛卿背後道：「不要請了，已經在這裡了。」愛卿回頭看見挹香，便說道：「倒被你嚇了一跳。」於是大家相見。你道挹香怎生打扮？見他頭戴大紅猩猩氈兩笠，身穿輕服貂裘，足登粉底烏靴，身上受了許多雪。

婉卿、小素見了□分不捨，連忙替他拂去了雪，便道：「你為什麼兩蓋多不帶，身上黏得恁般濕？」挹香道：「都是愛姐不好。」愛卿道：「為何又要怪我？」挹香道：「我方才到你處，侍兒說你到寶琴妹妹家去。我便到寶琴妹妹處，又說什麼遇著了眾姐妹，一同到這裡來飲酒賞雪。我故特地來看你們，所以受了許多雪。你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愛卿笑道：「如此真對你不起，幸虧你見了雪歡喜的。」一句話說得挹香急了，便走過來道：「愛姐姐，你忒煞欺人，竟當我為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手來擰。愛卿蹲了身，只管討饒道：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」挹香方才放手道：「到底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婉卿道：「我們在這裡對雪聯詩，被你來打斷了。」

挹香道：「好好好，對雪聯詩，《石頭記》上有這個韻事。」

說著索詩觀看。又見眾美齊集，小素亦在其中，卻無詩句，心中倒有些不樂，便問道：「你們為何不許小素妹妹聯句？我知道了，他乃一個村女，是不該與眾芳卿聯詠的。」說畢，面上有些不悅之狀。

眾人知他溺愛小素，吳慧卿道：「他本來不會吟詩的。」挹香道：「素妹妹，你真個不會的麼？」

小素見挹香□分幫他，倒覺有些不好意思，便答道：「真個不會的。」

挹香道：「如此，我來代你聯罷。」便看了上句，聯道：

塵封絮屢吹。

大家聽了挹香代聯之句，知道他有些寓意，便說道：「金挹香，你好利害。」挹香道：「有什麼利害？你想下了雪，裝成了玉宇瓊樓，豈不是塵封？況且天地無塵，《事類賦》上有這切雪的古典。『絮屢吹』三字，謝道韞詠絮詩傳之，後人皆稱他為詠絮奇才，也是切雪的，怎麼倒說我利害？」愛卿道：「你這利口，我們也不來同你辯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如今素妹聯了詩，與你們詩壇朋友了，以後要另眼相看才是。」

慧卿道：「香弟弟，你也不要多管，你去問聲素妹妹，看我平日可是與他姐妹相看的？」挹香聽了，方才歡喜道：「是我不好，錯怪莫罪。」即與眾美各作一揖。

大家俱捧腹而笑，便道：「虧你做得出許多花樣。」

挹香道：「如今那位妹妹聯了？」雪琴道：「都聯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愛姐姐你說一句，我來收韻。」愛卿便吟云：

吟哦消永晝，

挹香道：

雅韻滿香帷。

挹香收了韻，大家重新飲酒。幼卿調挹香道：「金挹香，你的性情為何這般古怪？方才你見沒有素妹妹的詩，看你換了一幅體態。人家不做詩，與你何干？」挹香聽了道：「好妹妹，不是這樣講法。我金挹香蒙你們眾姐妹□分憐愛，但我金某生性歡喜一例看承，無分上下的。」幼卿道：「你這人太覺疑心了。你可知我們與素妹妹，比你待得還好哩？」

挹香道：「我已陪過你們罪了，你們重翻舊卷，理宜罰以巨觴。」說著斟了一杯酒，遞與幼卿。幼卿只得飲了。慧瓊道：「挹香哥哥，你自己尚有差處，不責已而求人，也該罰一杯。」說著也斟了一杯酒，奉與挹香。挹香道：「我有什麼差處，倒要請教。」慧瓊道：「這一例看承的話，方才是你說的麼？」挹香道：「不差。」慧瓊道：「既是你說的，怎獨替素妹聯詩，不代我們聯呢？你想該罰不該罰？」

挹香笑道：「該罰，該罰。」便取杯去討酒吃。慧瓊亦笑道：「幼姐姐如何？我替你報了仇了。」說著大家又飲了一回。

天色已晚，愛卿見挹香有些醉意，恐怕又要耗神，便道：「金挹香，不要吃了。我們要歸去了。」挹香見愛卿當心照應，心中更加感激，便道：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但是今宵如此大雪，不能歸去，雪妹妹，你可留我住一宵罷？」雪琴聽了，倒覺不好意思，便低了頭笑道：「幸虧不吃酒了，若在吃酒，你又要罰酒矣。」挹香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雪琴道：「方才說的一例看承之語，難道忘了麼？」挹香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要去了。」

於是雪琴喚了轎夫送挹香歸去，眾美人亦紛紛告別。吾且不表。

再說挹香歸後，有半月有餘，不曾出外。時光易過，又是除夕了，家家爆竹，處處桃符。到了晚間，挹香邀了鄒、姚、葉三個好友，在家中飲酒守歲。直到譙樓三鼓頻催，挹香已有八分醉意，忽然又想出一樁韻事。

未識什麼韻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